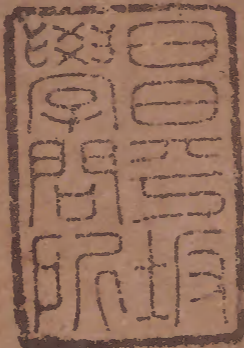


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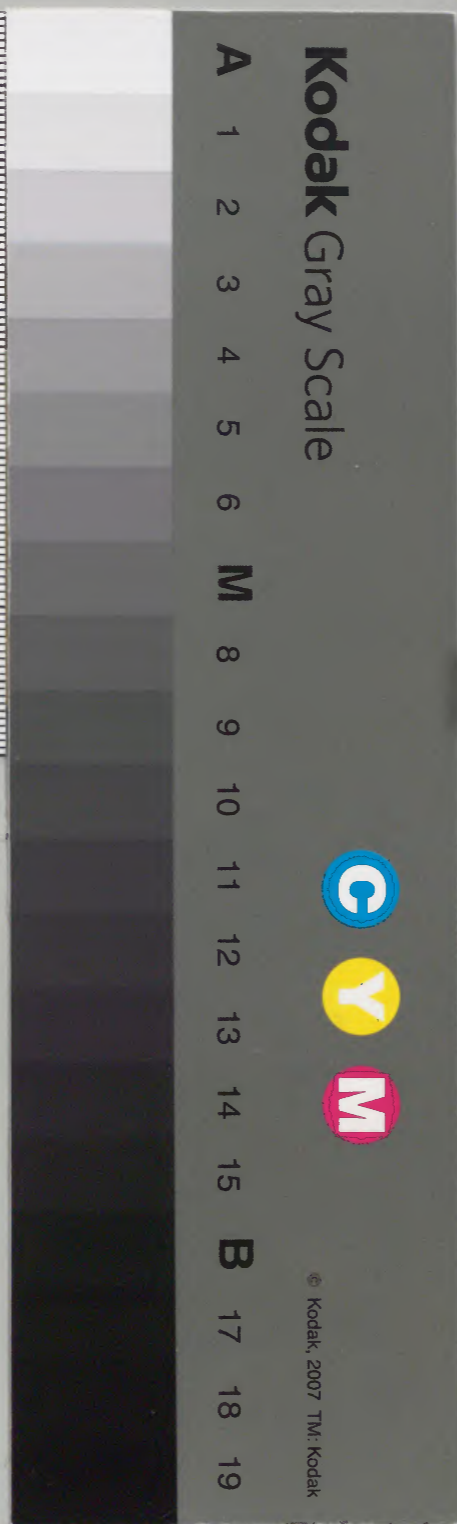
四十九之五十五



			五〇	漢書門類
二〇	一〇	四〇	三〇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六〇	五〇		漢書
函	冊	號	
二〇	二〇	〇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0
冊數	20(14)
函號	280 7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裏面記載のない箇所は省略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特進臣魏

徵

淺草文庫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鵠人也本姓原氏祖熾郡中正父允
 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為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
 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
 寬裕好與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
 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負外散騎侍郎
 脩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
 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

監弘以典籍遺逸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
尚矣文書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
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
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
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君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
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亂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
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
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宇滅諸侯任用威
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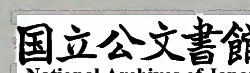
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國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
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
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
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
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剡向父子讎校書籍漢之典文於斯
為盛及上莽之末真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
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
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
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
前及孝獻移都史氏擾亂圖書燹常皆最為帷囊所收而

西魏七十餘乘寓西京大亂一時燔燹此則書之三厄也
魏文帝漢更重經典其藏於秘書內外三閣遺秘書郎鄭
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疾其朱紫有引晉書承之文籍尤
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
有與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
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云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
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
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書五經
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
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軟物圖書記注播遷之

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墨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
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摭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
錄摭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書省諸籍
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如然猶存肅繹據有江陵遺
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
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
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
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
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錄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

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
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
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暨西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
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
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
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
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
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
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
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

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且
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浩繁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
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悵惜必須勒
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張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
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匹一二年間
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二年拜禮部尚書
奉勅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
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
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



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摠章布政興治
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
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
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
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
筵鄭云此二者或舉宗廟或舉主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
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
徒馬融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
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
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室間大

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云之說則夏室大於明堂如依
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
所言未詳其義此皆云而文遠禮文殘缺字樣斷家異
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
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
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裕享之時周人旅酬
六尺并台纓為七先公昭穆二尺先王昭穆二尺合十一
尺三十六尺及若此則行事於天之堂意不及此若以
正寢論之則漢朝宴饗禮諸侯宴則宿乃知六尺脫纓
升必是知天子宴則三丈公九鄉並漢亦堂無義又云席小

御次上卿言皆侍席共於一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揆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六室之內以西北面六皇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六皇之室神位有二加以簋豆盞邊豆三宰之俎四海九州災物咸設復須席上亦歌出籥反玷揖讓升降亦以昭其美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列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凡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六圖明堂陰陽大論通義魏文侯老經傳等並說上曰明堂之事其書昏之莫得而失公明堂月令者鄭注云百六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三記蔡

已王肅云周禮所傳周書內有月令第二十二節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漢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漢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且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書石氏曰世室殺人曰室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深之策也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

也。大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極九采，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以象卦。堂以象屋，十一宮以應日辰，三十六宮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象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六室，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潤二十四，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禮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公。若真取考工，不參月令，音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富章

式也。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與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允，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其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迂，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宮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廢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以象不以庸虛。議限令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白文祖黃曰神，赤白曰顯，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之注曰：五府與周

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
夫至以祭天六室者其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朝自
依其制郭司農云十一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
室郭亦云言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不皆在
堂惟是以漢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
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
曰明堂四方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事于
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漢為圓方明堂必須重
屋者何案考工記夏官九階四窗兩夾窓門堂三之二室
三之一般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般言四阿重屋周承其

後不言室制亦盡同可知也其般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
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般
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
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復
廟重檐剝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復廟重屋也據廟既
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二年太室屋壞五行志
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之重者也服虔亦云太
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
寢明堂感有四阿及坳重九重廊孔晁注曰重九累棟重
廊系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

遺法尚存是以瀆為重屋明堂必瀆為辟離者何禮記盛
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離明堂陰陽錄
曰明堂之制因園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
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禹宮王肅以為明堂辟離太學
同矣蔡邕唐棣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離太學同實異名也
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
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
水園如璧則曰璧離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
臺必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離以養老教學二者不同求準
邠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

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
壁蓋之以茅水園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又漢
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離靈臺於洛陽並別製然明堂亦有
壁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瀆有辟離夫帝
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瀆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
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
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
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楯徑二百一十六尺太
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闈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
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

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
 上帝祇祀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諫
 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
 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
 撰定周禮三帝凱樂并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
 律十二管宮商相為宮用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
 皆是族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
 簇為宮如流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
 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
 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辰生

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
 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
 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
 名之為宮入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
 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
 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
 榮夏宮冬律兩電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
 為不易且律十二今首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
 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律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
 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

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
 樂府房對受學故小苦玄成集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
 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一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然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
 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
 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
 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
 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又統一日其餘以次運
 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
 以度調故作准以定數准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焉

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
 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
 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
 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高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
 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之其
 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准施絃
 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
 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
 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太權常數及候
 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

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
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文鼓五十絃瑟而瑟
破為二十五絃假今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
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鄭眾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二禮義宗稱周官
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
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明皆用二調是知據
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
一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
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自為宮之法制十二管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
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
所用林鍾是助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
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崇志何安虞世真等
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送
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
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
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同
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反
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肩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

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安
 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眾咸推服之仁壽
 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
 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
 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
 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暮服十一月而練
 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暮練之禮自
 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
 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極明
 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

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
 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
 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
 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
 儀皇運初尋倫欣有叙垂拱事端若其同被賜詩者至於
 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為
 右光祿大夫從孫恒岳壇場珪帶墀時牲牢並弘所定還
 下太行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
 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
 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

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贈甚厚
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
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
於行上嘗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還還拜謝云忘
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實直大業之世
委遇彌隆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
舊臣如終信仁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
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
殺牛矣弘聞之以無所怪問其妻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
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

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于方太亦有學
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弘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
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
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網
繆省闕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
所長然激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
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列傳卷第十五

隋書卷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
 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
 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
 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儒律也業于時文州民夷
 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嚴公徑路懸絕慶束馬而
 進龍破之以功授都督衛三直之結與山南也引為左右慶
 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其壯之始也遷重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
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
中石廼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
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
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退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
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破高緯拔高壁
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潛功並最周武帝詔曰慶勳庸早
著英望華遠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揔行陣東
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縉禮崇樂拊於是進位大將軍
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人月平

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總
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
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
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
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
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
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得諸侯微弱各令
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尉迥貴
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
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及西徵之虜亦非池內之物

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
嶮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謀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
為慮采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瀆忘不復收用欲見舊
蒙恩顧具錄前言為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一儀無
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寔聖人
之躰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
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於曾襟運
奇謀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暎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
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中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
寔天子之言無戲臣頓首頓首見每 幸實喜上省表大悅下

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家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
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
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
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
靜禮初為太子千牛備身尋尚高祖女唐平公主授儀同安
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為熊州刺史先妻卒子協歷武貴郎
將右翊衛將軍卒又化及之亂高祖弟暹字婆羅門大
業之世少養宮中後為千牛左右高祖甚親昵之每有遊
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
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字文三郎弟與管人高祖至於妃嬪

公主亦有醜聲肅后言於帝曰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兒
楊因奏曰此今之狀不可在宮掖帝曰此安在楊曰在朝
堂帝不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字文化及弒逆之際帝時
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會日暝宮
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鼎與五十人赴之為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謙隴西狄道人也其父高之本世孫祖實
魏司徒父或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兼陽
鄭顯隨魏武帝入關顯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過
輿當為重器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文統中

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負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
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
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
所徵發禮成度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周武
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
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浪之加開府進封冠
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為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
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為繼室情契甚
歡及高祖為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

齊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為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總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為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為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

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周宗子蓋將圖之為兄則所過孝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為兄子晉公護娶其妹為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摠百揆孝矩之寵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三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高祖為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為皇太子令孝矩代鎮饒而立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平定爾書曰楊越氛毒侵軼邊鄙爭祭與役不識大猷以公志行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摠

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為請歸初服恭膺寶參實賴元功方欲委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從節涇郡耆德卧治也在州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諡曰簡子無錫嗣孝矩兒子文都見誠德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襄最知名

襄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志年十歲而孤為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書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襄泣諫不得家素

富多金寶襄無所受脫身而出

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

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

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

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以功

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

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摠管

歲餘徙原州摠管有商

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

襄察其色寃而辭正

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襄受金縱賊

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

責襄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

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

與襄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

事發於他所謂襄曰公

朝廷舊人位鈞隆重受金捨次

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

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

州民為人所謗不

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率率愚誠無顧形迹不恃
文書約束至令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
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
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其之稱為長者十四年以行
軍總管屯兵備邊濟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
城而還仁壽初嘉州夷僚為寇襄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
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為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
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襄詰
之掾理屈襄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行在所欲有所告
襄大怒因棊百餘數曲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二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為同州司馬
時武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
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
岸外疎內密隨其交者多愛之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親
信護察榮謹厚權為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
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為
二城孤迫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
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一城唯榮所立
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

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叔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
都督護又以稽胡數萬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
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威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
是不能為寇武帝親擢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
戰功賜馬二十匹綿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
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
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
自結納宦帝崩高祖擢百城為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
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蕃部大夫高祖受
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濟之舊遷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

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
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
帝即位入為武侯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
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
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
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
國疲敝萬乘不宜屢動言於帝曰我狄失禮臣下之事
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且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
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家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
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

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
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詳情哀苦有感
帝心於是拜為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
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
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
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為之廢朝贈兵部尚書
謚曰恭贈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
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

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從石關山後遷驃騎將軍龍驤
北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為守與長湖公元定
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與守衛王直追光第車騎將
軍元雋齋縮八百匹贖黑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絲二百
段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
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
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其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
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
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
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

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其家感帝時是為
常山太守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拜亦然而高祖轉遷州
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是因曰高祖曰無代精兵之處今若
動眾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授是手曰時不可也是亦
車騎將軍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是
相進是位開府令督左右甚見親待
之符今日驗不異再拜曰陛下應天
曩時之言不勝慶躍笑曰公之此
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邑千一
突敬也是以行軍總管從一玉馬邑
行既而高祖為永
踐阼謂是曰射雉
小民君臨寓內猶憶
何得忘也尋加上
百戶河間王弘之擊
路出賀蘭山擊賊破

之斬首千餘級是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
廷晃每陵海之嘗於軍中時見雄不雄甚衛之復與高
頗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論平官不得進出為懷
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七年七十二高祖為
一發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威十長壽頗知名官
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之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為朔州恒三州刺
史襲其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上士
龍驤將軍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士高祖相引之左右

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女弟越為漢陽太守叔父梁州刺史章
時在京師與周越王誥書高祖誥越王內應越謂安曰襄
之則不忠之言則不義失忠與義我何以立身安曰丞相
也其可省矣遂陰白之及趙王手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
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聞竭節無以酬謝
不意叔父無狀為克黨之所蠱惑覆宗絕嗣其甘若齊家
全首領為幸嘗多望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
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
有司罪止尊身高祖亦為安隱兵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
進封趙郡公抗下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即位授安內史侍

郎轉尚書左丞開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為楊素司馬仍領
行軍總管益蜀之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
水戰非北人所長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
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眾先鋒大破陳師高祖
嘉之詔書勞曰陸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長險隘之間彌謂
軍所懼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眾
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
將軍除鄧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為內職高祖重
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開
府儀同三司備三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

厥犯塞以安為首軍揔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
 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為寧州刺史慈為衛州刺
 史安子瓊慈子導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
 命歸家其見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慈安兄
 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
 盡事君之道周能弘獎大節躬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
 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莫繁茲况上大
 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包藏不逞禍機將
 臺縣男折深知逆
 公李安其叔瓊潛結藩枝扇惑猶子
 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
 波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

念誠節是之無已庸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
 有疑惑欲使安等反教之方自製有地朕常為思審遂致
 淹年今更詳按聖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
 况復叔姪恩輕情薄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
 舊勳重賞命於慈孫安慈俱為柱國賜練各五千匹馬
 百匹羊千口復以慈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
 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歎
 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
 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安恭最有名慈後坐重除名配防嶺
 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詭濟惟舊曠昔親姻或素盡立生之言
或早有腹心之誣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
衢與時升降高位二秩貶厥後昆優矣鼎初養宮中未聞
教義煬帝愛之不_{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慈之於高祖
未有君臣之分陷_{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
此矣雖有悲悼何_{損於佞言}

列傳第十五

隋書五十一

列傳卷第十六

隋書五十一

特進臣魏

徵

上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雒陽人也祖稚魏大師假黃鉞上黨
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略
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帝時為
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起禁車騎
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
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
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

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
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為丞相
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
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
宣帝卒覽欲以乘豐遂滅之監軍高頴以道不伐而還
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禧李充左僕射高頴右衛
大將軍盧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
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
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思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
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

漸相親愛柱國袁望身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
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
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至洪嗣仕歷宋順臨
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
刺史父兗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
敏慧美姿儀頗涉群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
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
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
蓋至令頻宰二邑考績連最遷靖郡守入為御正上士高

卷九
高傳一
二

祖亦相權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
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總管王長
述沂江而上以熾為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台等五州擒偽
總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
屬先入清宮即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
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加以勳事周密高祖
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
晉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
大興令梁毗俱為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為政
不同部內各化弊領右常平監遷雍州督治改封饒良縣

二二馮臚少為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復持節為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
大業元年遷大理卿後為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罷戶
部尚書吐谷渾寇張從令感率精騎五千擊走之還至青
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建於京
都居守仍攝左候衛監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一諡曰
肅子安世通事諱者

吳字季農性通敏略涉音記善彈工射趨過人時周室
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蓋皆出其下年十
八為司衛士士初未知名入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

隋書卷一百一十一

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遠超與其言又
多音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
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
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
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
之竟歲嘗有二鵝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
晟乃彎弓馳往遇鵝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言命
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皇龍所之以學彈射其弟虜羅侯
號突利謀尤得衆心而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
晟道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強弱皆盡知之時北

攝圖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遣秦東都尉至開皇元年
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且可
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洮州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
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
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
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
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
喪亂之極必致於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
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曠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羯尚梗
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外又復侵擾故曰密運籌策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言凶所係
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允外使旬放倚伏實所具知玷厥
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際已彰鼓動其情必
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茲多而勢弱曲取於衆心
國人愛之因為攝圖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
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
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
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遠連玄霄則攝
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年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豐討
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

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下深嗟異皆納用
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吳道後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諡為
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志上反間既行果相
猜貳授是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齋幣詣奚露勳拜等遣為
嚮導得至亂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
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德軍更欲南入玷厥
不欲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
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入破大入殺八道元
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實榮定賊帥累北時晟為
偏裨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縹入便即致敗

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六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所辱。攝圖必當凶，以乘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此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義文謂之曰：今達頭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以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乎？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戍入朝。時攝圖與衛王平，遇戰於白道，敗走。至，頓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無所歸，西奔玷厥之師，十餘萬，東擊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頓勝其勢。

貢公主自請改姓，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戍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拂氏，改封太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戍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戍為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怒，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軍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戍持節，以拜其弟，虜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雅間為葉護。可汗與羅侯因戍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吐六千騎在山谷間，聽詔言，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以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

生將入朝顯戮以二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
突厥者豈須齊之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
負國家因其困窮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
上曰善八年夏羅漢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欲
賜雍閭十二年流楊欽亡入突厥詔彭城公劉昶共平
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修
職貢又遣晟出使以觀察焉公主見晟乃言辭不遜又遣
所私胡人安遂迦並欽計議扇惑雍閭晟亦不語且以狀
奏又遣晟往索欽問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各內無此色
人晟乃貸其廷官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

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授
開府仍遣入藩泣殺大義公主雍閨又表請婚僉議將許
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閨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
倚國家縱與為婚終當以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
厥染干必又受其微殺貽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與
羅漢之子也染干誠款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
不如許之招令南徙染干乃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閨以為
湯裨上曰善入夏意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
百騎隨使來迎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
說染干率眾南徙后度其舊鎮雍閨之誣來抄略染干

伺知動靜輒遣使問定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
嚴奏雍州作一具然打大同城詔發六摠管並取漢三節
度分道出塞討之雍州六懼後共連兵同盟合力擒龍染
干大賊一具然打染干
染干與眾獨以五騎逼
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
乎玷歎雖來亦無充隙
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
曰城上然烽何也嚴給
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

衣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
其眾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
肘節護突厥嚴遣降虜覘候雍
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實兩
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
都遠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
萬餘口嚴安喜言是誠不戰
啓人可江賜射以武安命取
人曰三由長孫大俊得日如
給民金則以染干首入鹿
俗人之朋竟勝時有鳥羣飛上曰

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請
鎮嚴留其遠官射室以
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壯
問知其牙內屢有火變
血三日流星隊毒誓言內
並遣素知乃請山討突
萬餘口嚴安喜言是誠不戰
啓人可江賜射以武安命取
人曰三由長孫大俊得日如
給民金則以染干首入鹿
俗人之朋竟勝時有鳥羣飛上曰

給民金則以染干首入鹿
俗人之朋竟勝時有鳥羣飛上曰

公善... 並應九而落是日百官獲寶
晨... 朔州蔡大利城以處流于安
義公... 主復以妻之... 秦梁于部落
歸者... 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
寧... 以河為... 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
北四百... 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
自安... 二十... 都蓋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
請曰今王師臨境... 有功賊內構離其主被殺棄此招
誘必... 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
遠頭恐怖又大集兵詔... 秦川行軍掘管取

晉王廣... 出討遠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
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 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
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
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
遠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 管其
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
行域外遂與雷震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
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
城樓望見積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
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

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
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侯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
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
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
渾斜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
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
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衛宿衛知門
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勅以本官為相州
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有男行布
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

今相州之地本是齊郡人俗澆淫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
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歸國之深終不可以兒
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捉相州諒破追還轉武
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
厥中指下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
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酋突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
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
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
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
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

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
 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
 刀親自葦草其責人及諸部爭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
 于其牙又東達于制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
 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
 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贈贈甚厚後突
 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
 計務功各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
 空上柱國齊國公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
 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甘覓親狎後遇諒於并

起逆率眾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巨盧毓等閉門
 拒諫城陷遇害父子恒立人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明傳鍾鼎家誓山河
 漢代八王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
 擅雄辨熾早稱爽後俱司禮閣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
 不墜晟躋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
 落出旆檣纒塞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
 朔光王府保茲爵祿亦宜乎

列傳卷第十六

隋書五十一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墨迹模糊，文字難以辨認。

列傳卷第十七

隋書五十二

特進臣魏

徵

士

韓擒

弟僧壽

洪

韓擒字之通河南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意周太祖見而異之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婁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將獨孤末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汜陽加上儀同拜承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

州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叛蕭摩訶等共
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虜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
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
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
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秣石守者皆醉
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
其威信來詣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延魯世真
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廣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宣賜群臣
晉王遣行軍總管杜杲與擒合軍步騎一萬陳叔寶遣領
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眾懼而潰任蠻叛為賀若弼

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
蠻叛搗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眾皆散走遂平金陵執
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者
深謀大畧東南通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
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
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
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
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
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迹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
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守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

於上則弼曰臣在荆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
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奉明旨令
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
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
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方知北掖門
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
俱合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
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班
青驄馬發自壽陽渙來時之氣未去日春風始覺不知所
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文乘青驄馬往友時節與歌相應

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
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
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然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
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中金城禦備胡
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
其鄰母見擒叩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
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
我欲詣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之弟欲捷之
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
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僮僕驍勇有父風揚

末感之作亂也引世譎為將每戰先登是末感敗為吏所
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譎曰今守者市酒殺以酣暢
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
遂飲令致醉世譎因得逃奔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
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草莽寬平尉迴年戰有功授太
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為廬州
摠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為許州刺史後轉荊州刺史
淮許廣陵郡公尋以行軍摠管擊突厥於維頡頡破之後坐
事免數歲復拜荊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

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摠管還檢校靈州摠管事從
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
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太業五年從幸太
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會觀之僧
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師時年六十
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
士後以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為丞相從幸末寬破尉迴於
相州加正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禪進爵為公
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摠管及陳平

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園中眾皆懼洪馳馬射之
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焉王大喜賜練
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轉廉州刺史時突
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尋拜代州
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朔州刺史劉隆
大將軍李樂王拒之遇虜於恒安眾寡不敵洪四面搏戰
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眾圍之矢下如雨洪為與虜和
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安及藥
士除名為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其安見白骨被野以
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虜也帝憫然傷之怪其

喜書

命五郡沙門為設佛供拜 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民
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 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
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 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
而卒時年六十二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雒陽人 父敷以武烈知名仕周為
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 刑弼謂之曰吾必欲平
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 且吾以死於汝不可不思因
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憤口 弼小陳慨有大志驍勇便弓
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 公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

周書

卷五十二

引為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益延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
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
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已說對曰皇天
子德業自新未覩其闕帝嘿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已弼曰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君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
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尋弼卒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
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雍 邑縣公高祖為丞相尉迥
亦亂鄴城恐弼為變遣長孫平 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
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頴曰 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
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 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

平陳之事弼忻然以為已任 壽州總管濟南並為重鎮
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 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
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 初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
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度江 酒而祝曰弼親承廟略遠
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 上天長江鑿其石此如使福
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 得奔江魚腹中死且恨
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 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
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 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
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 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六軍濟
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 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

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
 山之白土固陳將魯達周智
 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
 繼遮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
 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而
 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之
 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曰
 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
 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
 與擒相詢挺刃而出上聞弼

間沽酒者弼立新之進屯將
 安任蠻故田瑞焚殺孔範蕭
 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
 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屬將士
 自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
 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
 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
 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
 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
 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

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命於是
 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
 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食食襲邑三千戶加以寶劍
 寶帶金甌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共樂二
 部又賜陳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侯大
 將軍弼時貴盛位至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為萬
 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良綺羅者
 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
 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將軍其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
 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頻楊素

隋書卷一百一十二

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惟堪為飯耳是何意也弼曰
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
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
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
上幸仁壽宮譙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
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
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
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
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
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秀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

非謀將韓擒是鬪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
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
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民可汗饗之弼以為
大後鹽高頰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奏竟坐誅時年
六十四妻子為官奴婢群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
社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為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瓜牙宣其力
周之乃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
幅裂高字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

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首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
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
甚疾雷鋒鏖駭雷隋民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
時有廢選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傲僅英略賀若居多
武毅威雄韓擒稱專勇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
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
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
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
略並為當時所推起起城難兄難弟矣

列傳卷第十七

隋書五十二

列傳卷第十八

隋書五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侯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龍襄樂安
公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為親信以賞直恭
勤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
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為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
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天和除渭
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

府進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
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
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為聲援軌令長儒逆拒
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
以待景軍景至舫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
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
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相王
謙舉兵於蜀沙氏上柱國楊永安劾勳利興武文沙龍等
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
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斬春郡公邑二

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
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衆二
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
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
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
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人突厥本
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
焚芻糧突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塞大率之
衆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
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一戰所向必摧兇徒就

戮過半不及鋒刃之誅亡塊竄迹自非兵威奮發奉國情
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衆若斯之信言念勳
庸且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相濟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
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
去職長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
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
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
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襄靈州總管賀若詵等發卒備胡嘗受
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
復轉荊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 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口

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謚曰威子嵩大
業時官至大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
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實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
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之士稱爲強濟累遷小司水以
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公象初領軍
器監尋陝秦州刺史進爵伯及尉迴作亂子幹與宇文
司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
之高祖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迴敢遣蟻衆作寇懷州公受

命其討惡機湯將聞以差贊不具言丈夫富貴之秋正
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
與崔弘度逐運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
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毗陵皇元年進爵魏郡公其年
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
最優詔謀美焉出塞邊塞未安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
厥寇蘭州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波山與賊相遇賊眾甚
盛子幹阻州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散縱擊大破
之於是冊授子幹為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
量開明志情強果任經武將勤績有聞往歲凶醜未寧屢

驚疆場拓土靜亂殊有敬勞是田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
欽哉祇承榮冊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
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實榮定擊之子幹別
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
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西
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
殺男女萬餘口一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
彼俗不設村塢勸子幹勸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
幹上書曰比者兇寇浸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
勿以為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

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
少費多無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踈遠者請皆廢省但隴
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弥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
豈容集人聚畜請安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
候相望民雖敢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
州子幹勅兵劫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
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後
數年突厥雍唐高祖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
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遂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
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朔風塵不警突厥

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柵關重鎮非子幹不可
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
賜練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
嗣官至黔安太守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
夫鄴純深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
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
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止相望萬歲令左右趣治裝
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待伯上

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
司襲爵太平縣公射迴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
馮城見群鳥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策三者既射
之應落而落三重莫不悅服及與迴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
之陣官軍相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
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迴平以功拜上
大將軍尔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驕涉坐除名配敦
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
輒大剋獲突厥無衆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
迴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

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
戍主始善之每與同打輒入突厥數百里名龍言北夷實榮
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數聞其名見而
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今殺之但當各遣一
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
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
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
府及高智惠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揚素擊之萬歲
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
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

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
浮之於水沒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
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
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眾擊之
入自蜻蛉川經弄棟次小勃弄至弄南中賊前後
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具諫高亮紀功碑銘
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今左右倒其碑而進
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二十餘部虜獲男女
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
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

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
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流
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在國晉王廣虛於敬之待以
交父之禮上知為所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明年爨翫復
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
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
念將士暴露寒不安席食不甘味卿宜社稷臣也萬歲曰
臣聞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遂至瀘水詔書方
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
朕以卿為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為國賊也顧有司曰明

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顯左衛大將軍元昊等進曰定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效力雖言各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各為民歲餘復官爵至德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追漢王詵與萬歲出馬邑追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敗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天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

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必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既而悔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摠戎機往往南單逆亂今其出討而崑州刺史龔詵包藏逆心為民興患

八隋傳十八 五十三 八
朕備有成勅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勅令住致曩
翫尋為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
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復本官近復摠戎進討番
裔突厥連頭可汗領其兇衆欲相抗拒既見軍威便即奔
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勳
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姙詐妄稱逆面
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
無虛罔者乃為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
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
惜萬歲為將不治管伍分士卒各隨所安無警畏之備虜

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有子懷義

劉方

馮昇 王擢 李允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
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為丞相方從韋韋寬破尉迥於相州
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
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
歷甘瓜二州刺史尚末知名仁壽中會交州淫人李佛子
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木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
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畧上於是詔方
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為長史統二十

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
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
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言及其危篤流涕嗚咽
感動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論者謂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
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朱纂術量嚴願等擊破之
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
有桀黠者恐於後為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
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畧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
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少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
軍張孫司馬李綱舟師趣北景高祖崩煬帝即位大業元

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
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
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
却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
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天緣江賊據險
為柵又擊破之迺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
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
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
下詔曰方肅承廟畧恭行天討飲水端蕩視險若夷摧鋒
直指出其不意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後不再勞請清海外

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魯國公子通仁嗣開皇
時有馮昱王擢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北俱為邊將名顯
當時昱擢並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畧有武藝高祖初為
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
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
之昱力戰累日眾寡不敵竟為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
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擢驍勇善射高祖
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
功為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
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隴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畧開皇

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
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
師上遣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性
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胡夷每有功封白水郡
公拜上柱國衛大將軍時帝項元暉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
名冠岷蘭一州總管以鎮之侯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
尚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為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乘
馬懸重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候詔卷而
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突
墜焉為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

勇烈知名，其親愛之數以行軍，揔管嶺南，每戰必單騎陷陣，官云在國闡利，一州揔管，封北陳郡公，其代人也。本姓李，其副毅有武畝，頻為行軍揔管，擊胡以功，官至柱國，徐州揔管，並史失其事。

史云：長儒等結髮從戎，但有驍雄之畧，揔統師旅，各擅御示，受之古，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幾大盡，勇氣彌一，其壯哉！幹西法，其海臨玄塞，胡夷懾懼，烽候無警，亦有可稱。高歲，實讓知南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其地如南平夷，然其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杖氣，犯伍貴臣，偏聽生歎，死非其罪，亦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

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其前林邑遂清，南海嶺外日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南，楨十國之聲，動西元，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列傳卷第十九
隋書五十四
王長述
特進臣魏徵上

列傳卷第十九

隋書五十四

王長述

特進臣魏

徵

上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羅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史
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
足為不朽解褐自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
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羅所養及
羅薨居喪過禮有詔嘉美之免喪襲封并州公邑二千
戶除中書舍人脩起在法政封龍門郡公從平江陵
有功增邑五百戶周煬帝禮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戶煬
帝崩

部六六...晉州刺史轉玉壁總管長史授司憲大夫
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
者三萬餘元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
並有能名及高祖為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
賓長遂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去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
於長遂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
黃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眾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
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
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為元
帥也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

之令使者弔祭贈上柱國興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弟軌
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直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專武藝慷慨
漸有志畧周太祖時程褐牛生備身封懷仁縣公加開府
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平定襄寬州等城數與
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
公拜左官伯賜雜絲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子仲威爵澤
陽郡公後歷定鄜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為行
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銀二千匹開皇

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蓋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
尋檢校利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率眾討
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
行於身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行軍總管從秦王俊
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
惠政歲餘以疾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衍
弟子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綸爵為河陽郡公開
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方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
總管衍從孫密別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為酋長隨魏南遷
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
為直閣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或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合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
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為齊備擅跋邑不恭
沈溺倡優耽昏翹棄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說人之
口上下離心道路反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
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禮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
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
憑式之始未聞興師發後四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

人情恒理豈足恠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
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
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遂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
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一取死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
違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其言而上謙竟符遵如初其
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齊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
大象中進爵為侯加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徵還
還京既平王謙謙耻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
彥恭為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為公數年出為
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知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

里不絕數歲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下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寬
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為堂式中士後以父軍功賜爵鶻
陰子大冢字宇文護引為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
開府儀同三司遷中外府掾從護征伐數有戰功改封襄
武縣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淅陽郡
公增邑二千戶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虜門郡公高祖
為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
州拜柱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世見親重嘗

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
邑通前三千五百幾拜左正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
七贈司空諡曰敬子中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德時有五
城郡公王景賢廣縣公謝靈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年
遵及其弟望並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祭宗
貴親禮與任恭等事皆忘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內洛陽人也父李海魏司徒馮
翊王遇周齊分國李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
在洛陽齊神武帝以事父仕關西禁錮之其母則魏司空

李冲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於洛陽齊人
以其去關西尚遠老婦弱子不以為疑遂許之李氏陰託
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
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亨年十二魏恭帝在
儲宮引為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
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遂通直散騎常侍歷武衛
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為公明武
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為洛州刺史高
祖為丞相遇尉遲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
旬日之間眾至萬餘州治中王弼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

身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一千人為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兵襲擊涼州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增邑七百戶尋出為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土俗薄亭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賜卧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亭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至於道歲餘卒于家時年六十九謚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成魏直閣將軍潁川太守父闢渭州刺史整少有風采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

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太祖引為親信後中 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親遇俄授都督明帝時為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邑千戶入為勳曹中大夫高祖為丞相進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俄拜左武衛將軍在職數年以母憂去職起令視事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遣魏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整密進取陳之策上善之於是行軍總管鎮襄陽尋病卒時年五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贈帛四百匹米四百石謚曰襄子指

嗣官至開府整弟肅亦少有志行開皇初為通直散騎常侍北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為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家字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拜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焉未幾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晉王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齊王憲屯雞栖原齊王高緯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

其鋒緯遣其驍將賀蘭弼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徹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潛於冀州俱有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為先鋒及淮南平即授淮州刺史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歲餘徵為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為之寮佐上以徹前代舊臣數持軍旅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

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為元帥率眾擊之以徹為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眾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為疑唯徹獎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略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為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徹為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

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

以備胡寇封安道郡公

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

轉牧淮海以徹為揚州總

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

徹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左僕射高頴之得罪也以徹素

與頴相善因被誅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

卧內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鶴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為

孽子安遠誣以呪咀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相指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荆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畧工騎射善周

官尚書參議大義周武帝時為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
及高祖為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為變遣彭以
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
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
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
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摩從騎
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
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
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
悅拜上儀同及踐祚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

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恒與宿衛性謹密在
省閤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
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上曰我寢處自安文嘗曰卿
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
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為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
義上稱善觀者以為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
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
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
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
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

肉於野以集飛鳥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
 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
 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仁壽末進爵安陽縣
 公邑二千戶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
 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眾數萬鎮過
 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未幾而卒時年
 六十三帝追使弔祭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
 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
 之罪有國士之風焉惟彭巡警嚴厲毅然難犯禦侮之

寄有足稱乎

列傳卷第十九

隋書五十四

列傳卷第二十

隋書卷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杜彥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島榮之亂徙家於幽彥性勇果善
 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吳明徹
 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寇倉垣白楊二柵并斬其渠帥進
 平郢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
 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為丞相從彥事子
 寬擊尉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在
 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

史進爵為公後六歲徵為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
總管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
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度江擊
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進至新林與擒合軍及陳平
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
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
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溪洞彥水陸兼進攻鎮山
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陀擁眾數千
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陀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
平之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其有治名歲餘雲

鎮安得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
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
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慶
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
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重及還拜朔州總管大
破復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為邊患以彥素
為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一
子寶慶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勳

莫
液乃許
勿復其

高勳字敬德勃海脩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為齊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為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為時人所重解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為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勳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荀子溢充稱寵幸勳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勳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勳攘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既至業勳勳

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一臺之上因齊之曰若勳不捷則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取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遁勳恒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勳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為之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謂勳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苦自愛勳再拜謝曰勳立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况復濫叨名位致遠之官誠恐祖其罪也勳檢校揚州事後拜楚州刺史民安之告言城北有伍一齊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酒玉破產盡勳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

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
陳五策文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
往賢之雅誥是以由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苞不賓終
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群生者也自晉氏
失馭天網絕維群凶於焉蠲起三方因而鼎沸立陳氏乘其
際逼拔起細微藉項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實肆其昏虐
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眩近茲回尚方
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成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
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隊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
烽燧日警言木以為唐就淫靡燻不知紀極天賦亂德妖實

人興或空裏時有人聲或行路共傳四心怪或刻人肝以祠
天狗或自捨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以異存發天時人事
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
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舡電
邁臣雖為怯請效鷹犬高祖覽表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
伐陳以勸為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
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勸有
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
羗祖率詣府稱謁前後至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迹路不拾
遺在職數年稱為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勸遇疾不能拒

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奉勅立失戶口又言受美饋遺竟
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朱敬

朱敬字乾羅秀容契胡人朱榮之族子也父彥伯官
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朱氏敬小隨
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兒群戲
者敬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
敬便執綺衣兒其兒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
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敬卽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
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迹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

留資而責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高山略涉經史數年
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
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于周太祖見
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靈臺縣伯邑千五百戶遷
通直散騎常侍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侯保定
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
百戶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爲公武帝東征上表求
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
入爲護軍大將軍歲餘轉膠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
置於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

敵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
為明肅民吏懼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
於河內卒於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改
為周氏曾祖拔拔祖布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
僕射南荆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
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
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功超
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高祖為定州總

管文獻皇后自立師詣高祖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
后曰公解甚富以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
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為丞相徙封濟北郡
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
無薊多被其患刑總管李崇為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臨
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為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
修鄣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為壽州初自以年老
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
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於家歲餘終于
家謚曰恭時年八十四

獨孤楷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地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為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為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為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為丞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山為原州總管時三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心秀生變拜楷益總管馳傳代之果

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龍楷密令左右覘所為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子今孺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足以鎮之無勞躬親薄領也遣其長子凌雲監首郡事其兒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

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為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
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為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
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
又以軍功為王門二王稱為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
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伏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高
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惲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
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迴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
戶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
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效隱戶口簿帳恒
不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

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為岸候庸亦素憚其名竟不入
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
杞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
仕不許俄轉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
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
簞捕魚者出綃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
曰西河公塞轉秦州總管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
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為道不
整獻食疎渾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為
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調儻有大志
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封長
壽縣公邑千六百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為行軍總管從元帥
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
為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書侮以激怒之三王果
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天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
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眾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
道自西領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
及謙平進位上柱國拜澶州總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

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直軍後督晉王軍
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
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遺家奴於民間鬻鬻服根其奴緣
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又從上祠太山至洛
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
矣何乃不將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有朕心亦且累卿名
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
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不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
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心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
州刺史後封皖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

中丞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所李國立等聚眾為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為刺史月餘擒公所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任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迴作亂相州以洪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軍

至河陽迴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宇文述等擊走又破尉惲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到廣武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數歲徵入朝為漕渠總管監轉并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導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為列將父崇魏周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為時

董所推魏大統末以公重
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
勳各帥兵分路而進
胡叛亂輒略邊人為
籍沒其妻子有人言
曰將在外君命有所
耳大兵臨之首亂者
不戰而定如即誅之
以隱匿者付之令自
爭來降附北土以安

齊廣平侯景遠開府儀同
賜泉文城叛胡與柱國巨廣
二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
人詔胡敢有壓匿良人者誅
以隱匿者勳將誅之穎謂勳
曰固非采反但相迫脅為亂
從者思略今漸加撫慰自可
恐為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
群胡可安勳從之群胡感悅
加振威山大將軍高祖為丞相

拜昌州刺史會受禪竟不行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俄
拜延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
秦王俊出曹山道厲陳將荀法尚陳紀降穎與行軍總管
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遷瀛州刺
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
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俄
拜邢州刺史仁壽中東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
為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
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
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為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

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太宗恩信民夷
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即位頴兄梁國公芮坐事
徙邊朝廷恐頴不自安徵歸京師數年拜恒山太守其年
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頴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土所信
伏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吏臣曰杜彥夷貞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並胡塵不起高
勳死亡之際志氣慄然疾彼姦邪致茲餘慶亦朱敞幼有
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墜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
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與居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
口望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隆皆有可稱焉慧以長

不厚至於放黜並結髮登朝出入二代終享祿位不天性
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為矯飾之所致也

列傳卷第二十

隋書五十五

